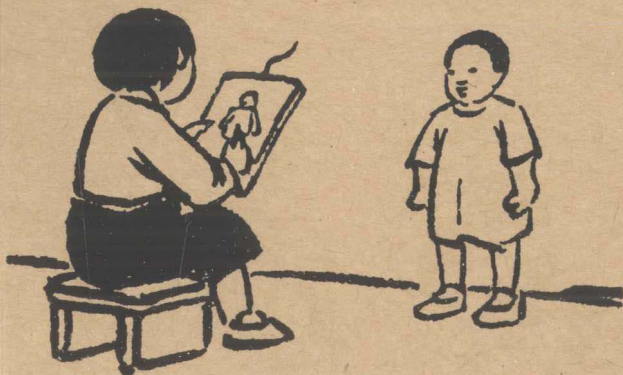


豐子愷

丰子愷 自述： 我这一生

丰子愷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丰子恺
自述：
我这一生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08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丰子恺自述:我这一生/丰子恺著.—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4
ISBN 978-7-5153-3149-2

I.①丰… II.①丰… III.①丰子恺(1898-1975)—自传 IV.①K82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33585号

责任编辑:万玉云

书籍设计:瞿中华

出版发行:中国青年出版社

社 址: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100708

网 址:www.cyp.com.cn

营 销 部:010-57350364

媒体运营:010-57350395

编 辑 部:010-57350405

雄狮书店:010-57350370

印 刷:北京科信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80×1230 1/32

印 张:12.75

图 幅:28

字 数:300千字

版 次:2015年4月北京第1版

印 次:2015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 数:1—4000

定 价:39.00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010)57350337

童
年
记
忆

姓	003
我的母亲	005
中举人	009
清明	014
梦痕	017
忆儿时	022
端阳忆旧	028
学画回忆	030
过年	037
私塾生活	045
视觉的粮食	049
我与手头字	059

苦 学 经 验

旧话	065
伯豪之死	071
我的苦学经验	079
记音乐研究会中所见之一	091
记音乐研究会中所见之二	099
立达五周年纪念感想	104
写生世界（上）	107
写生世界（下）	109
为青年说弘一法师	113
读丐师遗札	124
丰子恺自述	131



居
缘
缘
堂

- 作父亲 135
塘栖 138
送考 141
谈自己的画 145
不惑之礼 154

艺
术
逃
难

辞缘缘堂	159
桐庐负暄	181
决心	209
一饭之恩	212
还我缘缘堂	216
未来的国民——新枚	220
宜山遇炸记	224
教师日记	230
桂林初面	262
狂欢之夜	265
“艺术的逃难”	268
沙坪的酒	275
谢谢重庆	279
胜利还乡记	283
湖畔夜饮	287
再访梅兰芳	291

日
月
楼
中

检查我的思想	299
我的心愿	306
敬礼	308
小感	311
胜读十年书	312
古稀之贺	315
新年随笔	319
我译《源氏物语》	322
新春试笔	326
新的欢喜	329
韶华之贱，无过于今日	332

艺
术
年
表

1898 年（清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 岁 357

1903 年（癸卯）6 岁 357

.....

1975 年（乙卯）78 岁 373

.....



童
年
记
忆



姓¹

我姓丰。丰这个姓，据我们所晓得，少得很。在我故乡的石门湾里，也“只此一家”，跑到外边来，更少听见有姓丰的人。所以人家问了我尊姓之后，总说：“难得，难得！”

因这缘故，我小时候受了这姓的暗示，大有自命不凡的心理。然而并非单为姓丰难得，又因为在石门湾里，姓丰的只有我们一家，而中举人的也只有我父亲一人。在石门湾里，大家似乎以为姓丰必是举人，而举人必是姓丰的。记得我幼时，父亲的用人褚老五抱我去看戏回来，途中对我说：“石门湾里没有第二个老爷，只有丰家里是老爷，你大起来也做老爷，丰老爷！”

科举废了，父亲死了。我十岁的时候，做短工的黄半仙有一天晚上对我的大姐说：“新桥头米店里有一个丰官，不晓得是什么地方人。”大姐同母亲都很奇怪，命黄半仙当夜去打听，是否的确姓丰？哪里人？意思似乎说，姓丰会有第二家的？不要是冒牌？

黄半仙回来，说：“的确姓丰，‘养鞠须丰’的‘丰’，说是斜桥人。”大姐含着长烟管说：“难道真的？不要是‘酆鲍史唐’的‘酆’

1 原载《小说月报》1927年7月10日第18卷第7号。

吧？”但也不再追究。

后来我游杭州、上海、东京，朋友中也没有同姓者。姓丰的果然只有我一人。然而不拘我一向何等自命不凡地做人，总做不出一二点姓丰的特色来，到现在还是与非姓丰的一样混日子，举人也尽管不中，倒反而为了这姓的怪僻，屡屡打麻烦：人家问起“尊姓？”我说“敝姓丰”，人家总要讨添，或者误听为“冯”。旅馆里，城门口查夜的警察，甚至疑我假造，说：“没有这姓！”

最近在宁绍轮船里，一个钱庄商人教了我一个很简明的说法：我上轮船，钻进房舱里，先有这个肥胖的钱庄商人在内。他照例问我：“尊姓？”我说：“丰，咸丰皇帝的丰。”大概时代相隔太远，一时教他想不起咸丰皇帝，他茫然不懂。我用指在掌中空划，又说：“五谷丰登的丰。”大概“五谷丰登”一句成语，钱庄上用不到，他一向不曾听说过，他又茫然不懂。于是我摸出铅笔来，在香烟盒上写了一个“丰”字给他看，他恍然大悟似的说：“啊！不错不错，汇丰银行的丰！”

啊，不错不错！汇丰银行的确比咸丰皇帝时髦，比五谷丰登通用！以后别人问我的时候我就这样回答了。

我的母亲¹

中国文化馆要我写一篇《我的母亲》，并寄我母亲的照片一张。照片我有一张四寸的肖像。一向挂在我的书桌的对面。已有放大的挂在堂上，这一张小的不妨送人。但是《我的母亲》一文从何处说起呢？看看母亲的肖像，想起了母亲的坐姿。母亲生前没有摄取坐像的照片，但这姿态清楚地摄入在我脑海中的底片上，不过没有晒。出现在就用笔墨代替显影液和定影液，把我母亲的坐像晒出来吧：我的母亲坐在我家老屋的西北角里的八仙椅子上，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

老屋的西北角里的八仙椅子，是母亲的老位子。从我小时候直到她逝世前数月，母亲空下来总是坐在这把椅子上，这是很不舒服的一个座位：我家的老屋是一所三开间的楼厅，右边一间是我的堂兄家，左边一间是我的堂叔家，中央一间是我家。但是没有板壁隔开，只拿在左右的两排八仙椅子当作三份人家的界限。所以母亲坐的椅子，背后凌空。若是沙发椅子，三面是柔软的厚壁，凌空原无妨碍。但我家的八仙椅子是木造的，坐板和靠背成九十度角，靠背只是疏疏的几根

1 原载《我的母亲》（中国文化馆香港分馆出版 1948 年 9 月版）。

木条，其高只及人的肩膀。母亲坐着没处搁头，很不安稳。母亲又防椅子的脚摆在泥土上要霉烂，用二三寸高的木座子衬在椅子脚下，因此这只八仙椅子特别高，母亲坐上去两脚须得挂空，很不便利。所谓西北角，就是左边最里面的一只椅子。这椅子的里面就是通过退堂的门。退堂里就是灶间。母亲坐在椅子上向里面顾，可以看见灶头。风从里面吹出的时候，烟灰和油气都吹在母亲身上，很不卫生。堂前隔着三四尺阔的一条天井便是墙门。墙外面便是我们的染坊店。母亲坐在椅子上向外面望，可以看见杂沓往来的顾客，听到沸反盈天的市井声，很不清静。但我的母亲一向坐在我家老屋西北角里的这样不安稳、不便利、不卫生、不清静的一只八仙椅子上，眼睛发出严肃的光辉，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母亲为什么老是坐在这样不舒服的椅子呢？因为这位子在我家中最为重要。母亲坐在这位子里可以顾到灶上，又可以顾到店里。母亲为兼顾内外，便顾不到座位的安稳不安稳，便利不便利，卫生不卫生和清静不清静了。

我四岁时，父亲中了举人，同年祖母逝世，父亲丁艰在家，郁郁不乐，以诗酒自娱，不管家事，丁艰终而科举废，父亲就从此隐遁。这期间家事店事，内外都归母亲一人兼理。我从书堂出来，照例走向坐在西北角里的椅子上的母亲的身边，向她讨点东西吃吃。母亲口角上表出亲爱的笑容，伸手除下挂在椅子头顶的“饿杀猫篮”，拿起饼饵给我吃；同时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给我几句勉励。

我九岁的时候，父亲遗下了母亲和我们姐弟六人，薄田数亩和染坊店一间而逝世。我家内外一切责任全部归母亲负担。此后她坐在那椅子上的时间愈加多了。工人们常来坐在里面的凳子上，同母亲谈家事；店伙们常来坐在外面的椅子上，同母亲谈店事；父亲的朋友和亲戚邻人常来坐在对面的椅子上，同母亲交涉或应酬。我从学堂里放假回家，又照例走向西北角里的椅子边，同母亲讨个铜板。有时这四班

人同时来到，使得母亲招架不住，于是她用了眼睛的严肃的光辉来命令，警戒，或交涉；同时又用了口角上的慈爱的笑容来劝勉，抚爱，或应酬。当时的我看惯了这种光景，以为母亲是天生生成坐在这只椅子上的，而且天生生成有四班人向她缠绕不清的。

我十七岁离开母亲，到远方求学。临行的时候，母亲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诫告我待人接物求学立身的大道；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关照我起居饮食一切的细事。她给我准备学费，她给我置备行李，她给我制一罐猪油炒米粉，放在我的网篮里；她给我做一个小线板，上面插两只引线放在我的箱子里，然后送我出门。放假归来的时候，我一进店门，就望见母亲坐在西北角里的八仙椅子上。她欢迎我归家，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她探问我的学业，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晚上她亲自上灶，烧些我所爱吃的菜蔬给我吃，灯下她详询我的学校生活，加以勉励，教训，或责备。

我廿二岁毕业后，赴远方服务，不克依居母亲膝下，惟假期归省。每次归家，依然看见母亲坐在西北角里的椅子上，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她像贤主一般招待我，又像良师一般教训我。

只是她的头发已由灰白渐渐转成银白了。

我三十岁时，弃职归家，读书著述奉母，母亲还是每天坐在西北角里的八仙椅子上，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

我三十三岁时，母亲逝世。我家老屋西北角里的八仙椅子上，从此不再有我母亲坐着了。然而我每逢看见这只椅子的时候，脑际一定浮出母亲的坐像——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她是我的母亲，同时又是我的父亲。她以一身任严父兼慈母之职而训诲我抚养我，从我呱呱坠地的时候直到三十三岁，不，直到现在。陶渊明诗云：“昔闻长者言，掩耳每不喜。”我也犯这个毛病；我曾经

全部接受了母亲的慈爱，但不会全部接受她的训诲。所以现在我每次
在想象中瞻望母亲的坐像，对于她口角上的慈爱的笑容觉得十分感谢，
对于她眼睛里的严肃的光辉，觉得十分恐惧。这光辉每次给我以深刻
的警惕和有利的勉励。